

外国科学幻想小说



福建人民出版社

争夺宙斯之剑

4833

外国科学幻想小说

争夺宙斯之剑

〔德〕奥托·维里·盖尔著

孟 白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

争夺宙斯之剑

〔德〕奥托·维里·盖尔 著

孟白译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6.75印张 134千字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400

书号: 10173·340 定价: 0.55元

内 容 简 介

罗马尼亚火箭设计师、俄国人苏奇诺的女儿娜达莎，盗窃了德国宇宙飞船设计师考夫的实验数据。苏奇诺抢先发射登月火箭，但由于燃料问题，火箭驾驶员斯科里纳在太空陷入绝境。考夫奋发图强，几经周折，终于造出了宇宙飞船“日尔因”号，并亲自驾驶飞船登月抢救斯科里纳。苏奇诺假冒记者化装混进“日尔因”号，参加抢救。考夫发现自己历尽艰险抢救出的斯科里纳，就是盗窃他科学成果的他的助手、情人、苏奇诺之女娜达莎，万分忿恨，但娜达莎征服宇宙的远大抱负和献身精神，深深打动了考夫，一对情人重归于好。在“日尔因”号飞返地球途中，娜达莎因体力衰竭，不幸身亡。为了娜达莎的未竟事业，考夫摆脱个人痛苦，继续为进一步征服宇宙努力探索。

这部长篇科学幻想小说把宇宙航行技术研究的科学成就，有机地巧妙地揉进小说，运用小说的艺术魅力阐述了科学观点，使人耳目一新。在欧美，这部作品被认为是近年来最出色的星际小说之一。

本书据〔美〕弗兰西斯·伽里略的英译本译出。

目 录

第 一 部

第一章

神秘的建筑 修道院里的交易…………… (1)

第二章

萨姆大叔 一个天文学问题

开玩笑还是正经话…………… (8)

第三章

考夫得到消息 上芭芭拉大妈的酒吧去!

灾祸 奇怪的巧合 一个不眠之夜…………… (18)

第四章

谜 芬克莱得手 天空中的小亮点

“月球火箭找到了!”…………… (34)

第五章

资本家的苦恼 情况不明…………… (45)

第六章

新线索 父与女…………… (51)

第七章

忏悔 一句誓言…………… (59)

第八章

发起募款运动 考夫的呼吁…………… (65)

第九章

芬克莱的调查 同资本家交手 合作

还是作对? …………… (71)

第十章

来自太空的呼救…………… (81)

第十一章

山穷水尽疑无路 考夫斩断旧情…………… (85)

第十二章

阔佬莅临 宇宙服 考夫的目的…………… (93)

第 二 部

第十三章

准备出发 最后检查 告别地球 飞进太空…(102)

第十四章

最初时刻 三分种的煎熬……………(116)

第十五章

脱离地球 考夫坚守岗位……………(123)

第十六章

新的一天 一条“黄鱼”……………(129)

第十七章

失重 萨姆探索太空奥秘 太空中的黎明……………(138)

第十八章

寒冷的太空 漫游太空……………(147)

第十九章

发现火箭了 重力回复 勉强脱身……………(156)

第二十章

等待时机 抓住火箭了！ 火箭打开了……………(167)

第二十一章

苦行僧 斯科里纳的日志……………(176)

第二十二章

娜达莎 娜达莎的剖白……………(185)

第二十三章

溜走 在太空中迷路……………(192)

第二十四章

在地球上 苏奇诺的结局 用忘却表示爱慕…(199)

第一部

第一章

一、神秘的建筑

一条崖壁陡立的峡谷切断南喀尔巴阡山脉，穿过幽静的奥尔特河河谷，掰开普迪亚尔隘口，伸到佛尔恰平原。从切尔斯诺维奇开往布加勒斯特的火车隆隆而行，驶过孤零零躺在峡谷里的瓦莱尼修道院。

苏伊基村旁，从高速公路伸出条坎坷不平的小路，蜿蜒钻进黑压压的森林，沿山丘缓坡爬到修道院破旧的墙脚。这所匍伏在山脚的修道院早已被人们遗忘，成了苔藓和葡萄藤的俘虏。然而，很久以前，在抵抗土耳其人侵略的斗争中，这座正教修道院一直是坚不可摧的堡垒。作为精神领袖，它的作用丝毫不逊于士兵们手中的刀枪和斯瓦班城寨中的公爵

们。

一年半以前，外国人意外的造访惊扰了苏伊基的山民，他们开来一溜卡车，谁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要干什么。从那以后，每天都有货车打奥尔特河谷运来工具、建筑材料、箱盒家具以及叫不出名目的机器。

村民们十分好奇，却只敢躲躲闪闪地窥探。眼瞅着一个小营地建了起来，电线也拉上了，电台也安好了，可是外国人都不会讲罗马尼亚语或匈牙利语，所以新营地做什么用，对外人来说是个谜。克里莫内什蒂的地方官也仅仅知道这些人从小鲁西亚来，是石油大王罗马诺·万卡列斯库的工人，他们在瓦莱尼修道院旁的苏伊基森林里盖起许多住房。

山民们渐渐习惯了，开始同外国人互相问候，进而一起喝杯梅子白兰地酒。但有一天，从马古拉——科基亚来的牧羊人带来一个消息，引起山民们新的不安。

在科基亚和阿尔杰什河沼泽之间，有片开阔的高地，山顶上建造了一座高耸入云的东西，四周用水泥柱子支撑着，样子很古怪。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认为是圆顶碉堡，有的说是座巨型纪念碑，聪明绝顶的人却不知打哪儿得到消息，告诉大家说，这是座导航台，会给苏伊基带来巨大收益。

可是，随着工程的进展，高地被栅栏围了起来，昼夜都有卫兵巡逻把守，这就大大刺激了山民们的想象力。没过多久，关于建筑的种种离奇传说不经而走，远传他乡。

古老的修道院里十分热闹，地下墓穴传出闷雷似的汽锤声，汽锤机的烟囱夜以继日地喷出浓厚的烟云。修道院不再

冷落，堆满煤、油桶以及一排排钢筒，从院里拉出一根根电线，通到高地和工人宿舍区。

夜里，山民已裹着羊皮袄在小茅屋里进入梦乡；修道院的墙里却灯火通明，灯火在山坡上投下可怕的阴影。

二、修道院里的交易

奥尔特河谷中的公路上，一辆令人注目的小汽车时隐时现地颠簸向前。谷壁陡峭，抬头一望，仿佛两边夹立的喀尔巴阡山要倒下来似的。打赫曼斯台特往斯拉蒂纳去的一条铁路斜插过山脉，不时同河流相交，于是汽车便要驶过铁道上空摇晃的吊桥。过了勒姆尼库弗尔恰（布加勒斯特的人称它为“加米施”），汽车毫不减速地拐着急弯，驶过克里莫内什蒂镇，引擎噼啪作响地爬上贝里斯拉维斯蒂山顶，疯狂驶进苏伊基村。山民们恭敬地对汽车鞠躬，他们认出，轿车里坐着普洛耶什蒂油田和喀尔巴阡山森林的主人。

这个人过去不过是个卑微的罗马尼亚平民，靠土地投机买卖赚了一大笔钱，不过几十年功夫，他已跻身国内最大富翁之列。石油和森林是他的摇钱树；出口石油换取大量外币；在没有森林的沃拉加平原，木材的销路又很广。

汽车径直停在修道院门口。

“苏奇诺先生在哪儿？”车里的人问上前拉开车门的小伙子，他讲一口布加勒斯特贵族用的法语。

“迪米特里·苏奇诺正在地下办公室等您哩。”

“哼，那鬼地方！喂，过一个半钟头叫我。”他吩咐

完司机，便走下修道院幽暗的墓穴密室。

狭窄的走廊直通办公室，一个瘦削的人在门口迎接。

“您可真守时，罗马诺·万卡列斯库先生。这趟进山一路顺风吧？”

“请你少来点客套，迪米特里·苏奇诺！我从不谈生意时闲扯谈。”

挨训的人不做声了，他十分了解那个矮胖资本家的脾气，所以并不见怪。

俩人走进办公室，房间修缮得很妥贴，厚厚的墙壁隔住了外面隆隆作响的汽锤声，要不是感觉到微微震动，谁也想不到外面不远处就是工地。

“进展如何呀？”万卡列斯库倒在椅子上，长吁一口气，开门见山地问。

“已经完工。”苏奇诺的回答更简洁。灯光下，他脸上的青斑泛着冷光，好象在掩饰轻蔑的微笑。

“都完工了？是不是还剩……”

“全部完工了，没留尾巴。”

“照你说来火箭随时可以发射了？”

“明晚九点二十五分整（欧洲标准时间），将准时发射，除非我打算再逛上十三天，等待下次弦月①。”

胖大亨的气消了，扁胖的脸上耸着个大得吓人的鹰钩鼻；直让人担心它会掉下来。

①地球同太阳和月球分别连成两条线，两条直线夹角为 90° 时的月相叫弦月。显然，苏奇诺不想在正对或背对太阳时向月球发射火箭

——原注

他坐在那里哼着鼻子说：“那我，我们公司……”

“是啊，你们得抓紧了。德兰斯尔瓦尼亚公司说不定在最后一刻抢到头里去……”

“你这人脸皮真厚！”万卡列斯库火了。

“好啦，不和你开玩笑。万卡列斯库先生，这是买卖条件，咱们用不了几分钟就能谈妥，契约也准备好了，你打算出多少钱？”

“我得为自己划算一下，在布达佩斯提出的条件我不合适，万一火箭回不来，我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喏，告诉我我是谁驾驶这玩意儿？”

“斯科里纳——你不是早知道了吗？”

“你真的以为，我会让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交上这个好运？”

“先生，”苏奇诺毫不退让地答道，“这事你必须妥协。”

“可是我的钱必需有着落！”万卡列斯库气呼呼地说。

“斯科里纳的生命不是担保吗？您还要什么更可靠的担保？”

胖大亨冷笑道：“哼，一条命能顶两万英镑？”

俄国人有青斑的脸上掠过一片阴影。

“罗马诺·万卡列斯库先生，金钱能买到生命吗？何况是，是个象斯科里纳那样的工程师。我请您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

“好吧。不过，你的准备工作保密了吗？”

“这你尽管放心，我可以用人格担保。当然，我已把发射时间通知给利克天文台和巴贝尔斯贝格天文台，请他们做好观测准备，而且，合同一签好，我便将无线电广播用的文稿发出”。

停了一会儿，苏奇诺突然狡猾地盯住胖子问：“你为什么要绝对保密呢？”

“我不想叫那个德国人——叫什么来着？”

“奥古斯特·考夫。”

“就是他，我不想让这个考夫在我们跑到半路时插进来。我看他还一无所知哩。”

“就算他知道了又有什么关系？他的第一期试验还没做完哩，不可能超过我。到他刚打算和咱们竞争时，咱们已经轰动世界了，那时您的投资也将收益，对这点您还有什么怀疑？”

万卡列斯库捻着表链，沉吟道：

“我一想到也许那个斯瓦班人会比我们高明，就有点不寒而栗。”

发明家脸色刷地白了，手指头痉挛地敲着椅子扶手，目光焦灼地审视着资本家的表情。

“那怎么可能呢？”他尽力作出漫不经心的样子。

“不要低估这个敌手！你知道，他与你同时发明火箭，另外，他也掌握推进剂箱，最近他还宣称可以用液体燃料把速度提高两倍。这个人早晚会拿出些惊人的玩意儿来，到那时咱们可就该喝汤了。”

这些话说出了投资者的忧虑，苏奇诺听了，心里不大自

在。但他仍用冷静的声调说：“我看清楚了，阁下既然对我和斯科里纳如此缺乏信心，最好咱们就此分手吧，德兰斯瓦尼亚公司……”

“看在上帝的面上，别说了！”万卡列斯库尖声打断他的话，“你会得到一大笔钱的，不过，上帝保佑你吧，要是咱们失败了……”

苏奇诺苦笑一下，拿起电话听筒。

“请接罗马诺·万卡列斯库—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银行。对，总裁自己。好极了，接到这儿来。”

说完他打开壁橱门，拿出几张纸摊在桌上。

“喏，请看这儿，罗马诺·万卡列斯库先生。这份是专利转让契据，跟我为德兰斯尔瓦尼亚公司准备的一样。这份是我给斯科里纳的合同，意味着假如他死了，布达佩斯银行支付两万英镑。如果您能得到公司方面的同意（这一会儿从电话上就能知道），那么，这儿有墨水。”

第二章

一、萨姆大叔

午后那拂皱康斯坦茨湖面的微风停息了，最后一圈湖波在岸边轻轻拍碎，暮夏一个明亮的白天过去了。

夕阳射出万枚金针，落在湖中央一只小船的白帆上，乍一看去，小船活象被主帆钉在水面上，纹丝不动。主帆桁来回乱晃，前桅帆疲软地耷拉着，一丝掠过的小风，甚至连桅顶三角信号旗都鼓不起来。

舵手凝视着西面的地平线，云团飘上阿尔卑斯山，遮住了夕阳。

“日落后可能会起小风，”他对同伴说，“咱们只好在等待和划桨二者之间选择了。萨姆大叔，你说怎么办？”

“我看哪，”另一个人答道，“咱们时间还挺充裕，不妨等一等。要是晚风能吹上咱们，顶多损失两个钟头，说不定连这两个钟头也能捞回来哩。我的孩子，这样迷人的黄昏，实在令人喜欢。”

舵手站起身，绑好舵柄、桨叶，然后走到前甲板躺下，舒展开四肢。

“刚才那片蒙住山峦的晚霞在迎接咱们哩。呃，真的，

朱格斯匹兹山那边的老人一定在敲锣打鼓地欢迎咱老萨姆呢。嘿嘿，小伙子，咱们家乡太美了！”

“那倒是，大叔。不过象您这样一个在非洲莽林打过猎，在恒河游过泳，在西藏高原挨过冻的人，还会为这种景色所打动？象您这样见过耸入云端的珠穆朗玛峰的人，居然会为可怜的小朱格斯匹兹山赞叹不绝？”

萨姆沉思着，慢条斯理地点上烟斗，他每次出门总要带一大堆烟叶，塞满所有外套口袋。他深深吸了一口，烟管发出快活的吱吱声。向天上喷出一大团烟雾后，他说：

“古斯，世界上到处都有美丽壮观的景色。你刚才提到的珠穆朗玛峰，的确，一看见它，你立刻会想到这是地球的最高点。于是联想到九千米，想起教科书上讲的‘无与伦比’，于是自然会惊叹不止。然而，你即便爬上峰顶，远方傲踞宝座之上的国王未必会发一贺电，顶多在国史上冷冰冰地写上一行。”

“可是在这儿，我们的阿尔卑斯山上，虽说渡过一个康斯坦茨湖、翻过朱格斯匹兹山的陡坡，不会有人把你载入史册，但却能见到熟悉的老朋友。是不是，老伙计？你就还记得老萨姆尔·芬克莱！”

这个已经五十岁，但却充满青春活力的老青年说着挥起帽子来，仿佛在对家乡打招呼。

“你知道，”他接着说，“事情就是这样。世上没有哪个东西能说得上完美无缺。对于什么是完美，总是争论不休，随它去吧！”

他挥手在空中划了条弧线，劈进水里。

“你姐姐活着的时候，我从没想过要离开阿尔卑斯山。可是她一掉进韦特斯坦文谷，得，你也知道，咱们葬了她后，我便没有勇气再朝这座大山瞥上一眼。只能诅咒着，动身去非洲、走印度。不过，那毕竟是多少年前的事啦，我已经宽恕这座山，因为对她的记忆已经模糊了。”

他们沉默下来，肩并肩躺在甲板上。微微起伏的波浪轻叩船帮，使他们象躺在摇篮里。他们的目光滑过蓝灰色的天穹。

奥古斯特·考夫是腓特烈港国家航空站著名的总工程师，他同情地握了一下叔叔的手。其实，身旁那个被回归线上的太阳炙干了的小人儿是考夫的姐夫，但由于岁数差异悬殊，萨姆便以“叔叔”自诩。

“萨姆大叔，”过了一会儿，考夫开腔道，“死，总比失恋强多了！”

“怎么？你……”老旅行家诧异地抬起头来。

“噢，没什么，叔叔，我不过偶然生出个念头，随口说说。”考夫声明道。

二、一个天文学问题

太阳落山了，暮色渐浓，火星升到东南方天空中，泛出微红色的光亮；太白金星也从西边天际金色的晚霞里钻了出来；终于，北斗七星亮出了光灿灿的勺柄，仙后座与天鹅座媲美似地大放光明。

“赶路吧，”工程师打破沉默说，“晚风来不了啦。”